

# 纪委书记

张军 著

# 纪委书记

张军 著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纪委书记/张军著. -上海: 上海文艺出版社. 2011. 6  
ISBN 978-7-5321-4148-7  
I. ①纪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 
IV. ①I247.5  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107323 号

出品人: 陈征  
责任编辑: 海力洪  
特约编辑: 代文  
封面设计: 丁威静

纪委书记

张军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上海绍兴路 74 号

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交大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890×1240 1/32 印张 14.125 插页 2 字数 362,000

2011 年 6 月第 1 版 201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321-4148-7/I·3198 定价: 29.00 元

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

T: 021-54742977

# 第1章 建设局长

官场上有句话叫做“不怕你不会办事儿，就怕你不会来事儿”，傅楚算是深切体会到了这一点。他站在区建设局四楼的过道里，有一种手足无措的感觉。对面就是建设局一把手骆琪的办公室，门虽然虚掩着，但他清楚地听到门里钱忠信正在嘀嘀咕咕地跟骆琪汇报着什么。

傅楚有些想不通，为什么昨天已经说好的事，到今天就变了卦。腋下夹着的这份厚达十几页的工作方案，是他辛辛苦苦熬了好几个通宵才搞出来的。骆琪明明已经看过，并表示了首肯意见，眼看着马上就可以付印下发了。没想到今天一早，骆琪就把他叫到办公室，面无表情地告诉他：“你这个方案党组会上已经讨论过了，认为还很不够完善，你再花点工夫重新弄弄。老傅啊，你要多听听群众的意见，不要一个人闷头搞嘛！”

傅楚心里很清楚，局党组班子有一半人并不在家，几个副局长中李东华出差去了广州，董大勇常年驻在工地现场，胡清身体近来不好，已经请假休息大半个月了，还有几个人这几天也根本没见到半个人影。所谓的党组会其实就是骆琪一个人说了算，局里大大小小的事，哪桩不是由他做主？

傅楚知道，一定又是钱忠信这小子在骆琪面前说了些什么。这个人 是傅楚的副手，一向和傅楚不合，两人在科室里明争暗斗多年，这是局里

大大小小都知道的事。傅楚知道骆琪最后的那句话其实意有所指，是怪他没有和钱忠信一起讨论商量。其实钱忠信那小子懂个什么，此人名义上是规划科的副科长，但一向不学无术。仗着自己是骆琪的亲信，总是有意无意地和傅楚唱反调。只是这个人十分会来事儿，局里上上下下的马屁都拍得十足。尤其是喜欢整天围着局长室转，屁大点事都要向骆琪汇报请示。

局里一年一度的中层竞岗轮岗马上又要开始了，这次布置给各科室草拟的工作方案隐隐有年度述职的意思。科室的小王偷偷告诉他，钱忠信暗自搞了另外一套工作方案，已经私下交给骆琪了。骆琪所以否决自己的方案，背后提挈扶掖钱忠信的意思还不明显。

想到自己进骆琪的办公室里，钱忠信一脸无辜地看着自己的表情，傅楚就气不打一处来。

“再重新弄？还弄个屁！”傅楚心头冒火，一把将厚厚的工作方案折成团，用力扔进了旁边的垃圾桶，骂道：“呸！这个小人！”

规划科小王从办公室出来，正赶上傅楚怒气冲冲迎面走来。小王叫了一声：“傅科长。”傅楚哼了一声，也没进办公室，头也不回转身下楼去了。小王有些奇怪，看到傅楚两手空空，明明是去局长室汇报工作，怎么没多大工夫就出来了。小王随即有些醒悟，知道头儿又在骆局那里吃瘪了。

小王很有些为傅楚鸣不平，他知道头儿性情耿直，为人不善钻营拍马。工作非常认真负责，常常是没日没夜地干。小王在他手下，可没少吃苦。不过傅楚对人很好，对自己也十分照顾。小王还是很佩服他的，论资历和能力，傅楚在局里数一数二，可就因为个性太强，在局里干了几十年还是个科长。当年他这个名牌大学毕业的建筑系高材生，是作为引进人才招录进建设局的，据说他进单位的时间比骆琪还早两年。这么多年下来，很多在他后面进局里的人都上去了。局里每次中层竞岗轮岗，傅楚是

各个科室轮着转,可就是不见提拔,难怪他心里憋屈。

小王看着傅楚的背影消失在楼道口,转身进了洗手间撒了泡尿刚要出去,门被推开了,骆琪腆着肚子,夹着公文包走了进来。

小王赶紧叫了声:“骆局长!”

骆琪板着脸随口应了声,目不斜视径直奔向小便池。小王用余光偷偷瞥了他一眼,赶紧出了洗手间,他知道骆琪接下来有一套标准动作:首先深吸一口气收腹,肥硕的肚皮一阵晃荡,然后提用力裤子,露出两截粗大的脚踝来,紧接着拉拉链,随即哗啦哗啦一通尿。果然没一会儿,洗手间传来一阵放水声。

小王一口气憋着,差点没笑喷出来。他想起自己最早进建设局工作时的情景,当时他刚跨出校门,第一次进单位上班,什么都不懂。骆局长这个人一向表情严肃,见谁都没有笑容,说话铿锵有力,眼神十分锐利,局里人都有些怕他。小王一度对他十分敬畏加崇拜,总觉得骆局长是个德高望重的领导。几次开会只要他往主席台上一坐,目光一扫台下便鸦雀无声。而且骆局长公务繁忙,每次都是小车来小车去。自己到局里上班两个月,很难面对面见他一次两次。有一次也是在洗手间,小王偶然见到了骆琪,就站在他旁边,还很难得的冲他笑了笑。小王立刻热血上涌,脑子里突然蹦出一个极其荒诞的念头,没想到这么可敬可畏的大领导,居然也需要上厕所!

后来小王有了两年的工作历练,逐渐听到看到了一些事,认识了一些人,才渐渐开了窍,心里也开始有了自己的一些想法。现在回想起骆局长当初在他心中留下的印象,小王常常会有一种十分滑稽的感觉,然后便是一种抑制不住的笑意喷涌。

洗手间的门动了动,小王赶紧收摄心神,脚底板抹油,一溜烟跑回到自己的办公室。不大一会儿,他听到窗下停着的28号小车引擎轻吐,随即看到骆琪的专属座驾尾后喷着白气,在院内转了个圈,开出了建设局的大门。

龙江宾馆 308 号房,室内温暖如春。

骆琪满头大汗从床上下来,肚子上的肥肉一阵晃动,嘴里嚷着:“太热了,太热了!”伸手抓过床头的遥控器将空调关掉。

“再来一次嘛!”董文丽躺在床上发丝凌乱,支着身体意犹未尽地看着他。

“不行了,太累了,歇一下嘛!”骆琪喘着气,走到床尾的桌前倒了杯水,顺手将桌上的一粒白色胶囊扔到嘴里,仰头一饮而尽。

“才多大会儿工夫啊,你真没用!”董文丽不满地嘟囔了一句,拉过床单将身体盖上,侧身转向里面。

“呵呵,不要抱怨嘛。”骆琪笑嘻嘻走过去,一把将她身上的床单扯开,重重地在她的屁股上拍了一把。

“呀,你干什么?”董文丽猛然转过头来,看到骆琪满脸堆笑,手里托着一只精巧的小盒子。

“这是什么?”

“打开看看!”

董文丽打开盒子,见里面是一根金灿灿的项链,立刻笑靥如花,喜不自禁。

“呵呵,喜欢吗?”

“你真好!”董文丽在骆琪油光光的脸上狠狠亲了一口,骆琪哈哈笑着一把将她按倒,身体立刻压了上去。董文丽顺手将床单拉上,二人在床单下一阵抖索。十多分钟后,骆琪终于仰头怒吼一声,身体重重一顿,立刻瘫软无力地倒在一边。

董文丽梳理着散乱的头发,娇笑着说:“这回你的表现不错嘛。”

“不行啊,你太厉害,年纪大喽!”骆琪仰面朝天,再也不愿动弹半分。董文丽体贴地在他身上捏着,骆琪舒服的半闭着眼,哼哼着:“文丽啊,不是给了你住的房子,为什么还要把我叫到这里来呀?”

“死鬼这两天在家呢，我怕他起疑心。”

“哦，你老公回来了？”骆琪吃了一惊，转过头来，董文丽咯咯笑起来，“瞧你那样儿，放心吧，没事的，他转天就走了！”

“我怕什么？”骆琪舒了口气，笑着说：“我是怕你老公发现了，你在家没好日子过！”

“发现了才好呢！”董文丽在骆琪的头上用力戳了一下，“那样我就死心塌地地跟着你！”

“这个嘛……”骆琪脸上的肌肉不由自主抖动了一下。

董文丽叹了口气，弯腰坐起来，幽怨地看了他一眼，说：“你还舍不得你那老婆？”

“那个黄脸婆，不说她，不说她……”骆琪也坐起身，拿过盒子里的项链，笑着说：“来，我给你戴上！”

“你呀，每次说到这个你就打哈哈！”董文丽不满地扭过头去。

“呵呵，不要急嘛，过些时候再说……”骆琪满脸堆笑，将她的身体扳过来，董文丽狠狠瞪了他一眼，说：“我上次跟你说的的事儿……”

“啥事？”

“你忘了，我那个二叔……”

“哦，没忘没忘，不就是想找个工程做做嘛，我跟李海盛说了，在他下面的建筑公司里找个活儿分包给他，这样行了吧？”

“还有件事。”

“还有啥事？”

“怎么，不耐烦了？”董文丽板起脸，骆琪笑道：“你说，你说嘛……”

董文丽皱着眉：“我舅妈家的女儿下半年毕业了，学的是文秘专业，想找个工作。你看让她干什么好，要不先让她到你们单位打打字，做个什么文员之类的……”

“这可不好办啊……”骆琪沉吟着摇了摇头，“局里马上要开始中层轮岗竞岗了，正是人心浮动的时候，这个时候进人……”



董文丽的脸色变了,手里的动作停了下来,有些抱怨说:“她可是我亲舅妈家的女儿,算起来也是我的亲妹子……我的亲妹子不就是你亲妹子吗,可不是什么外人啊!”

骆琪不为所动,慢吞吞地说:“你不要急,这事让我再想想……现在进人可不比以前了,连找个看大门的都要公开招考……等这段时间过去了再说吧,这事儿急不得!”

董文丽不吭声,想了想,点头说:“那好吧,你可要放在心上,这事就拜托你了!”起身穿好衣服,看了骆琪一眼,“我先走了,过会儿我还要去上班呢。”

骆琪嗯了一声,见董文丽坐在床边不动,诧异道:“你怎不走?”随即恍然大悟道:“又没钱了?”

董文丽略带羞涩地点点头,骆琪哼了一声,指指床头的公文包说:“里面有个信封,有5000块钱,你先拿去用吧。”

董文丽打开包,取出信封,从5000块钱里面抽出20张百元的纸币,将剩下的钱又塞回包里,在骆琪的额头上亲了一口,说:“我走了!”

骆琪看着董文丽丰满的身材慢慢在他面前消失,满意地点点头。这个董文丽在他好过的女人中是最懂得体贴的,大方漂亮,身材又好,尤其是对他伺候得十分周到,很对骆琪胃口。虽然有时候也要耍小脾气,但并不胡搅蛮缠。自己每个月在她身上的花费不算少,但她心思并不太野,很懂得适可而止的道理,骆琪就是喜欢她这个聪明劲儿。自从有了董文丽,他便一门心思扑在她身上。对她是娇宠有加,说什么听什么。

有些事情骆琪不方便出面,有时候也会交给她去办。而她每次都办得十分妥帖。骆琪对她很信任,自己的事也不瞒她,有时候甚至脑子里会一闪念,等自己退休了,就和董文丽找个安静地方,踏踏实实过完下半辈子算了。

骆琪点起一根烟,深深地吸了一口,吐了一串烟圈,脑子里云山雾绕还沉浸在幻想当中,床头的手机突然“嗡嗡”响了起来。

“喂……”骆琪拖长声音应了一声。

“骆局长,你人在哪儿?”电话里传来钱忠信的声音。

“有事说事儿!怎么了?”骆琪有些不耐烦,哼了一声,心想这个钱忠信真是不知道手眼高低,我在哪儿能告诉你吗。

“骆局长,出事儿了!”钱忠信的声音听起来有些焦急,又有些紧张。

骆琪心里沉了一下,问:“什么事?”

“这个……电话里不方便说。你能不能回来一趟?”

“到底怎么回事!”骆琪有些愠怒,口气立刻变得严厉起来。

“赵松华、赵松华……被纪委的人带走了!”

“什么?”骆琪立刻站了起来,一把将烟头掐灭,说:“你说是赵松华!”

“对,是他!我亲眼见到纪委的人来过……”

“你别说了,我马上回来!”骆琪眼皮一阵跳动,匆匆穿好衣服,拎着公文包出了房门。

骆琪从酒店的过道穿过,走向电梯口,迎面看见电梯里走过来两个人,其中一个人他一眼就认出来,是打过两次交道的正豪装饰有限公司的经理郑天柱。骆琪心下一紧,立刻收心摄神,目不旁视,像根本没看到两个人一眼,脚步匆匆走了过去。

对面的郑天柱见到骆琪过来,立刻认了出来,笑着招呼道:“骆局长,是您哪!骆局长,骆……”谁知道骆琪像是什么也没听到,什么也没看到一样,眼皮动也没动,就这么直愣愣地从他身边走了过去,迅速按开电梯门,背对着二人下去了。

郑天柱愣住了,同行的下属李勇说:“郑总,你是不是认错人了?”

“不会吧?是建设局的骆局长啊!我们一起吃过饭呢!”郑天柱挠挠头,“……难道真是我认错人了?”

“到底怎么回事儿?”骆琪回到办公室,一屁股坐在宽大的靠椅上,半

个身子陷了下去，随手将公文包扔到一边。钱忠信紧跟着他进来，将办公室的门紧紧关上，恭敬地站在一边。

“赵松林被纪委的人找去谈话了！”

“什么时候的事情？”

“就今天上午，我去找他谈图纸的事，他办公室的人告诉我，他跟纪委的人走了。”

“因为什么事？”

“不知道……听说纪委有两个人过来，说是找他问一些事情。”

骆琪皱起眉，心下沉吟着，从烟盒里取出一支烟来，钱忠信上前一步，动作利索地帮他点着，“骆局长，赵松林在公司负责南郊地块技改楼的基建，您看是不是因为工程审批的事儿……”

骆琪严厉地看了他一眼，说：“你瞎猜什么？你老实说，赵松林送那个图纸过来，又没有先找过你？你们是不是预先已经商量过了？”

“没有没有，绝对没有！”钱忠信双手乱摆，急忙辩白：“我跟他没有任何关系，一切都是走规定的程序……”

“那你慌什么劲儿！”骆琪鄙夷地看了他一眼，“我早说过，赵松林这个人来路不正，你少和他掺和在一块儿！”

“可是，他，他是李、李总……”

骆琪摆摆手：“这事儿我知道了，你先出去。”

“骆局长……”钱忠信眼巴巴地看着他，骆琪脸一板，钱忠信只得点头弯腰，心有不甘地退了出去。

骆琪思索了片刻，用力将香烟掐灭在烟缸里，伸手拿起了旁边的电话。

“喂，我找李海盛！”

“是我，你哪位？”

“海盛啊，我是骆琪。”

“啊，骆局长，你好你好！呵呵……您找我这是……”

“海盛,有件事你听说了吗?”

.....

几分钟后,骆琪挂上电话,背着手在屋内转了两圈,又拿起电话拨打了另外一个号码。

## 第2章 纪委谈话对象

谈话室内空间狭小,没有窗户,只有一扇门通往外面,周围是雪白的墙壁,一张长长的桌子放在屋中央。赵松林心情不安地坐在桌前,面前放着的一杯开水已经没有了热气。大冷的天,屋内并没有开空调,空气有些阴冷,但赵松林的额头上还是有细密的汗珠不断沁出。他已经坐在这间小屋里将近两个多小时了,依然没有人进来看过他。

赵松林望望门口,几度想走出去敲敲门,看外面有没有人,但他又不敢这么做。肚子里憋着的一泡尿早已经上下翻腾,弄得他如坠千斤。他坐也不是站也不是,屁股下好像垫着一块钢板,一时间难受到了极点。

这时候,门突然开了,进来两个人。一个正是上午带他过来谈话的年轻人,另一个人个头很高,裹着一件军大衣,目光锐利,相貌威严,一副精明的样子。

赵松林长出了口气,满脸堆笑,颤巍巍站了起来,说:“同、同志,你们来了……”

“坐下!”穿军大衣的男子沉声喝道,“谁让你起来了!老实坐好!”

“是、是……”赵松林一惊,一屁股跌坐在椅子上,有些畏惧地看着二人。

年轻的那人笑了笑,说:“赵松林,这位是我们纪委的领导李书记!有

些情况我们需要向你核实一下！”

“是、是……”赵松林忙不迭答应着，眼睛瞟着那位“李书记”，心头不断打鼓。

“你是赵松林？”

“李书记”大马金刀在赵松林的对面坐下，板着脸毫无笑意，目光严厉地盯着他。赵松林双手不由自主地交叉放到桌上，像小学生上课一样，规规矩矩地坐直不动，不敢直视对方的目光。

“你知道我们为什么找你来吗？”

“李书记”看了赵松林足足有一分钟，看得赵松林浑身发毛，局促不安，才慢悠悠地问道。

“我、我……不知道……”

“你好好想想，又没有什么情况主动向组织上说的？”

“我、这个……真没有……小田同志……”赵松林用求助的目光看着旁边的年轻人，期期艾艾地说“……刚才你们找我来我就说过了……实在没什么情况可以、可以……”

“是吗？”

“李书记”笑了笑，身体靠到椅背上，跷起一条腿晃了晃，拖长了声音说：“……有群众向我们反映，你的问题可不小啊！”

“赵松林，你的态度要端正！”田立业强憋着笑意，一脸认真地提醒对方：“……你要弄清楚一点，没有确实的证据，我们纪委是不会主动找你谈话的！”

“是、是……啊，不……我确实不知道啊！”赵松林竭力摆出一副无辜的表情，心脏却不争气地“砰砰”跳动起来。

“赵松林！”

“李书记”突然重重在桌子上拍了一巴掌，提高声音瞪着对方：“你有没有经济问题？”

“啊！……”赵松林骤然一惊，几乎从椅子上跳起来，双腿忍不住左右

甩动,结结巴巴地说:“我、我……没有!我没有!”

“是吗?”

“李书记”鄙夷地看了他一眼,突然哈哈一阵笑,赵松林面色煞白,脸上冷汗直流,不停地偷偷用手擦汗,又规规矩矩地将手放好。

“好吧!”

“李书记”口气放缓和了几分,站了起来,说:“你再认真想想,组织找你谈话,主动交代和被动交代性质是截然不同的!”转头示意田立业,二人向门口走去。

“李书记、小田同志,我、我……”赵松林站了起来。

“有什么事首先要喊报告!”

“李书记”瞪了他一眼,说:“什么小田同志?要叫田主任!”

“是、是……报告,报告田、田,不……领导、首长……”赵松林语无伦次,舌头打了结一般说,“……我、我要上厕所!”

“不行!等你想清楚了再说!”

“李书记”摆了摆手,和田立业推门出去。到了门外田立业终于忍不住“扑哧”一声笑了出来,说:“黄主任,你这一招真管用!我看这个赵松林是个软包蛋,肯定有问题!我们为什么不趁热打铁,我看他很快就会一股脑全交代了!”

黄乐东摇摇头,“哪有那么简单,这事不用急,慢慢来!对了小田,你去给大伙儿买几份快餐,我看小何和老吴他们快回来了。我再单独找他谈谈!”

“这……”田立业犹豫了一下,他知道按规定找对象谈话必须两人同时在场,黄主任这么做可有点不合规矩。

“还不快去!”黄乐东瞪了他一眼,田立业只得应了一声,转身下楼去了。黄乐东在门外抽了根烟,思索了一阵子,将烟头扔掉,又返身进了谈话室。

“李书记!”赵松林见黄乐东进来,赶紧起身叫了一声。黄乐东扫了他

一眼,赵松林赶紧坐好,心头不断打鼓。眼前这个“李书记”表情冰冷,目光严厉,赵松林对他有一种说不出的畏惧。他不停地在心里盘算,想着纪委究竟为了哪桩事要找他的麻烦。难道是在基建工程中拿人家好处的事东窗事发了?按理说应该不会,自己只收了人家给的两千块钱红包,纪委不会为了这么一点钱大动干戈。是工程审批图纸做手脚的事?赵松林很快又否认了,这件事总共只有两个人知道,肯定没有泄露出去。要么就是……

“你想好了吗?”

赵松林回过神来,看到黄乐东正站在他面前,双手撑在桌子上,脸上有一种嘲讽的笑容。从这个角度延伸过去,屋角的监控探头正好被黄乐东的背部给挡住了。

“我……”赵松林心头发紧,头皮发麻,正盘算着说些什么,黄乐东突然伸手一把抓住了他的脖领,低声怒喝道:“你敢不老实!”

“啊……”赵松林顿时感到呼吸不畅,面色紫胀,整个人被黄乐东从椅子上提了起来,不觉大惊失色道:“你、你做什么?”

黄乐东“砰”一拳重重捶在赵松林的心口,揪住他脖领的手顺势松了,赵松林犹如一只不倒翁一样“扑通”跌坐在椅子上晃了几晃,霎时间面无人色,眼泪横流,大口大口地喘着气,恐惧地望着他说不出话来。

“你还记得‘嘉乐公司’吗?你跟他们有没有经济往来?”黄乐东压低了声音狠声问道。

赵松林犹如五雷轰顶,脑子里“嗡”的一声,忍不住浑身颤抖起来,“啊,你、你,原来……”

“记起来了?”黄乐东表情缓和下来,露出一丝不易觉察的笑容,慢悠悠地说:“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了?”

赵松林呆若木鸡,脸上的表情如见鬼魅,难以置信地看着对方,一时间感觉天旋地转,脑中万念俱灰。

黄乐东慢慢转到赵松林的背后,整了整他的衣领,在他肩上拍了拍,



说：“你该知道我们纪委是做什么的，你也知道你的事不止这一桩，怎么处理就看你的态度了！”

赵松林冷汗涔涔而下，面上一阵青一阵红，低头沉默不语。黄乐东看了他一眼，摸出怀中不停震动的手机，皱了皱眉，放到耳边。黄乐东“嗯嗯”了几声，放下手机，在室内转了几圈，思索了一阵，转头望向赵松林，脸上有一丝厌恶的表情一闪而过，随即露出笑容：“赵松林，你考虑好了没有？”

“啊，我……”赵松林目光闪烁，心乱如麻，一时不知该如何回答才好。

“这样吧，你先回去好好想想，等想好了，再找我们谈。”

“啊……”赵松林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惊骇地望着黄乐东：“李、李书记，您这是……”

“是什么？你不想走？”黄乐突然在桌上重重敲了一拳，不耐烦地说：“还不快滚！”

“是、是……”赵松林忙不迭地站起来，双腿却一阵发颤，一个踉跄几乎摔倒下来，急忙用手扶住桌边，摇摇晃晃着往门外走去。

“还有！”黄乐东在后面叫了一声，赵松林身体一震，脑中“嗡”的一声，一颗心顿时提到了嗓子眼。

“……你可以去上厕所了！”黄乐东慢悠悠地说了一句，赵松林如释重负，三步两步奔到门口，推门而出。一到门口，他立刻大口大口地喘着气，眼看见过道内空无一人，厕所就在过道的尽头。可他哪敢去上厕所，心脏怦怦跳着，一溜小跑下了楼。

等出了纪委的办案点大门，赵松林这才把一颗提着的心放了下来，长吁了一口气。看着外面的天空，冰冷的风吹在脸上，真有一种恍若隔世的感觉。

赵松林不敢相信，纪委的人居然搞了一次如此虎头蛇尾的谈话，这么轻易地就放自己出来了。难道他们只是在虚张声势？赵松林暗暗庆幸，幸亏自己刚才挺住了，要是再呆几个小时，自己说不定就什么都说了。看来他们并没有抓住什么真凭实据，找自己来也许只是有人反映了，探探口